

變臉倫理的反思

葉保強*

壹、前言

法國的整型醫生在 2005 年 11 月 27 日為一名婦人做了世界首個的臉部移植手術，引起全球醫界的關注。由變臉手術一直以來都有倫理爭議，今次事件將的爭議再次浮上枱面。

這個手術發生在法國北部的亞眠（Amiens）醫院，主持醫生是里昂（Lyon）大學醫院的狄伯納（Dr. Jean-Michel Dubernard）及亞眠醫院的德佛榭（Dr. Bernard Bevauchelle）。接受手術的病人是一名 38 歲名字叫伊沙貝兒狄諾赫（Isabelle Dinoire）的法國婦人，院方宣稱她在今年 5 月被一頭惡犬噬咬臉部，嚴重破毀她由鼻部至下顎的臉部。醫院估計如果病人只做傳統的臉部及口腔整型手術，日後不可能恢復其語言與咀嚼能力，只有

做史無前例的臉部移植，婦人才有希望恢復這些功能。臉部移植由於是從未做過的手術，必須經過國家的核准。醫院於是提出申請，在 8 月獲得批准。

手術將捐贈者的臉部切下一大塊包括鼻部、嘴部與下顎的臉部組織，將這部分組織移蓋在婦人受損壞的部位上，跟著用顯微手術將股肉、血管及神經縫合起來。手術進行順利，病人在手術後感謝醫生。換了臉的病人要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壓抑自身對移植的組織的排斥，還要承擔幾種風險，包括抗排斥藥會增加她罹患癌症的機會，捐贈者組織的血管有可能阻塞。此外，病人亦要面對由臉部變型而來的心理問題，包括自我認同的適應問題。

這個消息傳出後，全球的醫界都對此手術的倫理面提出關注。做這個手術的狄醫生原本以為可以享受這個手術創舉的殊

*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本文為作者在 2005 年 12 月間在香港《信報》發表的 4 篇文章改寫而成。

榮，突然發現自己成為倫理爭議的集點。究竟這個手術涉及了那些引起爭議的地方？（*New York Times*, Dec 6, 2005）

貳、變臉引起的倫理爭議

首先，這個手術本身引質疑。手術包含了兩個部分，一，臉部組織的移植，二，從捐贈者的骨髓中取得幹細胞植入病人體內，目的是要防止病人排斥外來組織。根據這方面的美國專家的意見，第一個手術雖然是首次使用，但已經有不少的研究，而所涉及的微型手術是醫師常用的。問題出在第二個手術。幹細胞的移植只是很新的試驗，而到目前為止成功的機會是極低的。雖然在一些試驗性的研究中外來幹細胞的植入可以在受者的免疫系統造成極少的甚至沒有任何的壓抑的情況下，令身體不排斥外來組織，但這個做法是沒有先例，究竟會有多大的風險是一個未知數。這個手術偏離標準作業程序，引起全球同業的非議。

這次的做法同時使用了兩個手術，造成日後很難決定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手術的成功或失敗。美國專家認為在未做臉部組織移植之前，醫生應先用傳統的整型手術這標準做法。在美國，整型醫師經常對同類情況的病人做這類手術，有些半邊臉受到毀壞的病人亦先做整型手術。不單是國外專家質疑，在巴黎的同業亦認為狄醫生這個偏離正常作業程序的做法不妥。

沒有遵守業界有高度共識的程序，表示手術會帶來一些未知甚至不能接受的風險，萬一出現什麼意外，病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問題是，這個意外若依循標準作業流程是可以減低其發生的機率的，就算不能百分之百予以防止。因此，在決定要做這個手術時，法國醫療團隊究竟是以病人的最大利益著想，還是為了在變臉手術上爭國際第一名？為了實踐醫師對病人最基本的不傷害的醫德？還是以病人作為手段，追求一己的科學聲名？

參、變臉病人心理適應複雜

除了技術上所引起的問題外，變臉手術更要處理更複雜的病人心理上的問題。首先，在挑選病人方面，醫療團隊必須清楚決定準則，包括病人要擁有那些重要的心理特性才適合做這類手術，病人是否有能力了解這個手術的風險，及風險對其本身的利益的長期及短期的影響，病人在接受手術時是否都滿足了所有知情同意的條件，病人是理性的選擇而不是一時的衝動，病人的精神狀態正常而不是患有憂鬱症等。有關的醫療團隊都必須遵守一定的檢驗程序，包括經過獨立的醫療倫理委員會的審議，確保病人是符合接受手術的條件，才正式進行手術。

根據院方最初報告，病人狄諾赫（Dinoire）的臉是被一惡犬攻擊毀壞，但稍後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狄

諾赫承認她臉部的破壞是在她自殺的情況下發生的。那次，狄諾赫吞食了過量的安眠藥試而暈倒在地，她的臉部的破壞是她自家的拉巴多狗所咬爛的，她猜想她的愛犬可能是救主心切而把她毀容的。狄醫生強力否定這個說法，指病人不是要自殺，而是與家人吵架失眠食了兩粒安眠藥而已。

這個消息震驚了這方面的專家，曾經想自殺的病人是情緒不穩定，最不适宜做這類手術。美國的專家規定有憂鬱症前科的病人是不宜做這類手術的，理由是手術後要服食抗排斥藥物會對情緒不穩定的病人產生更多不利的結果。

2005年12月8日倫敦泰晤士報有更驚人的報導，令這次變臉的事件的倫理面的爭議更形複雜。根據報導，狄諾赫在未做變臉手術之前，跟英國製片人休斯（受僱於里昂一家製作公司）簽了合約，同意他們將手術用拍攝下來，酬金是十餘萬英鎊。這份合約是在八月簽署的，有份簽約的除了當事人狄諾赫、休斯之外，還有法國的醫療小組。合約規定，扣除休斯和製作商的費用後，所有的收益都歸狄諾赫所有。

變臉手術後的病人須要接受的長期觀察，因為病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來適應一張新臉孔，自我認同的問題需要很長時間來處理的。令這次變臉的倫理爭議更烈的是，臉部組織的捐贈者其後被揭露是自殺而死的。想想這名法國婦人今後每天面對鏡子時看到的是一名自殺者的部分的組織附在自己的臉上的情形，她心理上如何地得到調息真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接受變臉手術的病人要在其餘生中一直服食強力抗排斥藥物，這個帶來長期的健康的風險，這些藥物會帶來很多嚴重的副作用，包括癌症、腎衰竭、糖尿病及高血壓等病症。其次，病人本人及家人在心理上如何面對變了的臉更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沒有人知道在換了臉後，病人的樣貌會變成怎樣。電腦來模擬的結果顯示，新移植的臉既不像捐贈者的臉亦跟病人未毀容前的長相不同。毀過一次容的痛苦是不為外人道的，若手術不成功，二度的變臉所產生的災難是難以想像的。

對那些在意外或由於疾病而嚴重破相的病人來說，臉部移植無疑可以改變他們一生，令他們回復以前的正常生活。然而，假若變臉所隱藏的風險是大過預期的效益，醫療界就應以病人的利益為念，不要為了技術的突破或個人的虛名而犧牲病人的幸福。

肆、名利令科學家不擇手段

近年科技競爭愈來愈激烈，很多國家的科學團隊為了爭第一，不惜違反一些在科學界行之已久的倫理守則。日前南韓幹細胞的先驅黃禹錫醫生其後體體披露用了其研究團隊的兩位女團員的卵子做幹細胞的實驗，違反了倫理守則，不單要向全國及全球的同業道嫌，辭去尊貴的職位，還因連日受到太大的壓力而入院。不單如此，其後有同業舉報黃的研究的數據是捏

造來來的，根據首爾大學的調查發現，原先以為就黃自己宣稱的 11 條幹細胞線中有 9 條是造假的，其後更證實連餘下的兩條則就捏造出來的。南韓這宗科學造假案，可算是近年科學騙案中最大的一宗。科學競爭令不少科技人員為了名利，妄顧道德，遊走於法律及倫理邊緣之案例時有所聞，這種只求勝利不擇手段的行為，扭曲了科學求真善及造福人群的基本精神，令人遺憾。就目前所披露的證據來作判斷，法國醫療團隊今次變臉手術是否有跨越道德容許的界線，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筆者之所以用競爭令人盲目的角度來解讀法國變臉事件，原因是在近年在這個領域中確實存在很大的競爭。在大西洋的彼岸的美國在今年 9 月就對第一次的變臉手術做好準備，醫療團隊已經在捐贈出來做醫學研究的遺體上試驗做這類手術。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診所的醫療團隊正準備從毀容的病人中挑選一名來接受變臉的手術。依估計，手術有 5 成成功機率，但專家一直關注手術的安全及相關的倫理問題。

伍、英國醫生反對變臉

最近英國的皇家外科醫生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在一份報告中對臉部移植技術提出忠告，在沒有對開刀所涉及的風險做進一步的研究前，進行這類手術是不智的。這份報告發表之前一個星期，醫界披露由於抗排斥藥使用的發展，做臉

移植手術是可以做的。

英國醫界認為在公眾對這方面尚未有公開的辯論之時，醫生不宜做這個手術。報告向醫生提出不要做手術的忠告，因為身體及心理的效應仍是未知素。報告建議，要先做大規模的動物實驗，確定其風險，然後才能做人體實驗。

美國方面，有肯塔基州的路易士域大學的整形醫生柏爾加（John Parker）加在 11 月主持一個有關變臉的公開辯論，他那時表示對做世界首個的臉部移植手術已經做好準備。

一個名為變臉 Changing Faces 的慈善組織的執行長 James Patridge 指出，在做這個手術之前必須要多個有關的研究。他本人在一次火災中受到燒傷。他認為換臉不同於換肝或？因為換上別人的臉是取得了捐贈者的自我，同時失去了部分自我。（BBC News, 2003/11/19）

陸、兩個毀容病人的心聲

居住在 Hampshire 市的女病人 36 歲 Christine Piff 臉部組織患了癌，動手術切除了連著其上顎牙齒及眼睛的骨架，其後接受化醫療及輻射醫療，在治療期間，她不了解什麼是毀容，當時她全心全意是要治好癌症。當重返家園時，Piff 頓時感到非常孤立，沒有人願意跟她走在一起。當時她對這種情況一點不了解，其後才恍然大悟，原來當一個人失去臉孔後，就會受

到周邊人如送喪一般的對待。

Piff 可謂禍不單行，失去臉後發現眼睛後面生了一個腫瘤，要做手術將之割除，連眼及周圍的組織都要移除。手術後兩年，她的臉裝了一個臉部輔助器，她才能說話及進食及進行臉部一些正常的功能。

Piff 覺得身在煉獄一般，度日如年，身心很難適應。若她見到有人盯著她的話，她連最後的一點勇氣都會消失，心中感到極度的難受。她認為若沒有親身經歷過這個不幸的人，是無法了解箇中的苦楚的。

手術後 7 年，她成立了一個稱為「勇於面對」(Let's Face It) 的慈善組織，支援那些毀容的病人。她支持臉部移植手術，雖然她仍憂慮手術的風險。她認為很多處於像她同類處境的人都會做變臉手術，尋回往日的的生活品質。

跟 Piff 持相反看法的是居住在 Stoke on Trent 的病人 Mark Crank，他 18 個月大時就患了一種怪病 (neurofibromatosis)，臉及頭長出腫瘤，要經過手術將腫瘤切除，受到損壞的骨頭要用手術修補，使他的臉變成畸形，但他無意做變臉手術。他認為他的外表沒有任何令他要非做變臉不可的地方。

馬可亦成立了一家叫做殘缺解決 (Disability Solution) 的慈善組織，他不反對那些臉部受到重創的人做這類手術。但是若純粹從美感的考量來做臉部移植的話，他是反對的。他個人認為處理臉部毀容的最佳做法就接受病人，人們要改變對待病人那張臉的態度，而不是要做變臉。

聽來好像是老生常談，外表不是最重要，外表裡面的人格才是重要的。就算病人可以做這樣的手術，但院方不應對病人施予壓力，應讓他們自由選擇是否要不變臉而繼續過正常的生活。事實上，不少的毀容人仕都能過著正常的生活，他們不想對臉做更多的改變。社會若對毀容的人諸多要求，要他們整容，是很不對的。

為了符合社會所認定的所謂一個人的標準長相，病人要每天面對一張別人的臉孔，甚至是死人的臉，真是情可以慳！
(BBC News, 2002/11/27, 2003/11/19)

柒、臉孔與人的獨特性

2004 年 6 月在英國倫敦有一所專門研究臉部手術的中心成立，此中心是全球首家對臉部移植做臨床研究的地方。英國有數千名由於天生或疾病或意外等導致臉部毀損的病人，現時臉部組織移植手術漸趨成熟，但換臉在心理及倫理上仍有很多仍未解決的問題，需要深入的探討，中心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在心理層面，人的臉部跟自我認同有密不可分的關連，人在鏡子中見到自己的臉立刻就會認出是自己，這個「自己」不單是這張臉所展示的外表——眼耳口鼻的相對位置、額頭、臉頰、上下顎等特徵、眼神及臉部、一顰一笑、各種難以用語言清楚陳述出來的神情、皮膚光澤、性質或顏色等，還包括了肉眼看不見的「自我」，

語言無法完全表述清楚的感覺，與及這個自我所包含的個性及獨特的歷史性。

人們從一張臉上獲取數不清的訊息，這些訊息對臉的擁有者及別人來說都可能包含著解讀不盡的意涵，但人與自己及其他人的交往與互動，都受到這些訊息的影響及指引，這些訊息除了形狀顏色基理等肉體性的訊息外，還與伴隨著的心理及社會及歷史性訊息緊密地連結著一起。經過換臉而來的外型訊息的改變，會對心理、社會或歷史訊息的內容都一定的衝突及改變，變臉的人及昔日認識他的人會由於這些訊息的改變，對這張臉所代表的個體的認同產生適應問題，及由適應問題所導致的不同的對待問題就會出現。「這人是誰？」「他/她就是他/她嗎？」這類自然產生的疑慮會對當事人不斷製造困擾。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是對變臉病人的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如何回應他人對其臉部改變的反應，更需要很強的心理支持及長期的適應。

社會有一種長期形成的「人應有的長相」的刻板印象（「標準相」），凡不符合這個標準相的人都被人寄以奇異的眼光，令臉部偏離標準相的人在 interpersonal 關係上備受煎熬及歧視，無法過著一般人的生活。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一名患有一種稱為 Cherubism 的基因疾病名為 Vicky Lucas 的女病人的長相就跟一般人有很大的差異，長期受到不友善的對待，她向英國廣播公司線上新聞表示，令她不快的並不是她那張臉，而是別人對她的臉的不禮

貌地盯著、嘲笑及指指點點的態度。醫生曾經建議她做整容手術，但遭她拒絕，理由是她的臉是她完整的自我的一部分，跟她分不開的。（BBC News, 2004/06/10）

捌、結語——追求「標準臉」的殘酷

現代社會不知從那個時期開始形成一種「對的長相文化」，深深塑造了怎樣的外表才是「對的」、「美的」。今天的美容產業更超強地誇大了這個對的長相文化，這個文化還傳遞了一個跟對的長相，美的容貌不可分割的成功準則，符合對的長相，美的儀容是個人在交友、事業及婚姻成功的鑰匙。這種文化令臉部受損的人感到在社會無處容身，焦慮不安及失去自信。

在今天太過重視外表的社會中，臉部有問題的病人會成了一種賤民，受到種種的排斥及嫌棄。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急須廣泛的社會教育，建立大眾對臉部受毀的人正確的認識，有更多的同情心及支持。讓社會大眾了解在這些不幸的臉孔的受害人，跟你我一樣，同樣有喜怒哀樂、有憂慮、有期待、有享有過一般的人的自由及受到尊重的生活之獨特的個人。